



知足者 貧亦樂 不知足者 富亦憂 你有幸福基因嗎？

知
識
點

國民快樂指數

不丹以國民快樂指數 (GNH: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代替GDP, 作為社會經濟規劃的參考, 得到一些西方國家仿效。2008年, 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 聘請兩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者: 沈恩 (Amartya Sen) 和史迪格利茲 (Joseph Stiglitz), 研究怎樣制定國民快樂指數。2010年, 英國首相卡梅倫指示, 政府部門搜集國民快樂的數據, 作為釐定政策的參考。2011年, 李察黎雅達和威靈頓學院院長薛頓 (Anthony Seldon), 發起了「快樂行動」(Action for Happiness), 在六十多國家得到4,500多個名人學者響應, 目標是增加人類快樂, 和建設增進人類幸福的社會。

思
考
點

幸運之神變幻莫測

中文幸福, 拆開來就是「幸運」和「福氣」, 兩者都不是靠個人努力可以成就的。福氣還容易一點, 民間相信: 做好事、善事, 可以積福, 會替子孫帶來福氣。幸運之神卻變幻莫測, 誰都不知何時、何解會碰上好運或噩運。在古英語中, happy亦有「幸運」和「福氣」之意。Happy的字根是hap, 伸延為: happenstance、haphazard都解作「偶然」; perhaps解「或者、也許」; Hapless甚至解作「倒霉」。由此可見, 無論中外, 古人造字時均相信, 人無法主宰個人是否快樂或幸福, 要看際遇和運氣。現代人自信「幸福在我手」, 剛剛相反!



有關, 和貧富的關係卻不大
網上圖片



英文Happy一字, 可以解作「快樂」, 亦可解作「幸福」。美國獨立宣言, 開宗明義說: 人有追求Happiness的權利, 不可剝奪。這裏, Happiness指的便不只是快樂, 而是幸福。快樂與幸福大有分別。一般來說, 快樂是短暫的、個別的、容易得到的。朋友家人為你慶祝生日, 你很快樂, 但算不上幸福。享用珍饈美食, 是快樂。行萬里路, 遊遍天下, 也只是快樂, 不是幸福。助人, 只是快樂之本, 不是幸福之本。幸福是較長時間的, 全面的, 比較難達至的。有人甚至說, 世事難料, 一天未死, 一天都不能夠說: 這樣的過一生, 很幸福或不幸福。

為沒有較輕易快樂的基因呢? 有待進一步調查研究, 才能定奪。無論快樂是否由基因決定, 愈來愈多經濟學家研究人快樂和不快樂的成因。倫敦經濟學院的經濟學教授李察黎雅達 (Richard Layard) 認為, 貧窮是快樂的最大障礙, 意思是, 人窮, 較難快樂。沒有足夠的財富, 無法保障基本的生活水平, 養育子女健康成長、接受良好教育, 就沒可能快樂, 更消說幸福了! 中國人所謂「知足者, 貧亦樂」, 也許聖人、賢人 (例如孔子、顏回) 做得到, 一般人恐怕無法做得到。能令幾億人脫貧, 即是令他們快樂, 的確是了不起的成就, 不容抹殺。

過去, 經濟學家認為, 只要經濟繁榮, GDP年年飆升, 財富會由先富起來的階層, 下滲至基層, 最終巨富亦貧都受惠, 人人更快樂, 更幸福。可惜, 事與願違, 由1980年至今, 新自由主義當道36年, 全球經濟量增幅驚人, 但各國貧富懸殊不減反增, 財富沒有下滲至足以令大多數中下層民衆快樂幸福。這便是著名的「伊斯特林弔詭」(Easterlin paradox)。美國南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伊斯特林發現, 窮國人的平均幸福指數, 與富國

窮人較易快樂只要今勝昔

何以故? 原來, 幸福快樂與否, 不是看絕對的生活和物質水平, 更要看相對的水平。一般來說, 窮人較容易快樂, 只要今勝昔, 他們便會快樂。例如: 子女大學畢業, 未讀過大學的父母有成就感, 因而快樂。有樓、有車、高薪厚職的中產階級和富人, 對一切都期望較高, 反而較難快樂。子女考到大學, 不足以言快樂, 必須考到名牌大學; 子女大學畢業, 亦不足以言快樂, 必須一級榮譽畢業, 父母才有點成就感, 才會快樂。經濟學家發現, 在貧富懸殊的社會, 中下層民衆的生活水平, 就算好過收入較均等社會的中下層, 都會較不快樂, 因為他們總覺得自己和成功人士相比, 差得太遠了。以香港為例, 無論老一輩怎麼「憶苦」, 年輕人總覺得自己難以得到快樂和幸福。

撰文: 博文

「一帶一路」因地制宜的彈性合作

我教通識

因地制宜的彈性合作, 這不是官方權威表述, 這純粹是筆者個人理解。不過, 這卻是筆者認為「一帶一路」政策與現今其他國際合作、區域合作最大的分別, 值得大書特書。為什麼呢? 且聽我細細道來。

先把「一帶一路」政策放在一邊, 先看看一般的國際合作、區域合作的模式。以世界貿易組織WTO, 以及泛太平洋夥伴關係TPP為例, 通常具備以下的元素:

- 成立一個國際組織, 或者區域跨國組織。兩者的區別不大, 主要前者一般指全球性的, 例如WTO、聯合國等; 後者一般指某個特定區域的跨國組織, 例如TPP就主要限於環太平洋地區的國家;

- 是根據一個或者一套統一的法律、協議和章程, 作為整個國際組織或者區域跨國組織的法律基礎。用日常用語來講, 就是說這個組織是根據這套法律協議來成立的。所謂申請加入這個組織的國家, 其實就是在得到該組織原有會員國同意的基礎上, 簽署認同這些法律協議章程。並承諾依照這些法律協議章程來進行會員國之間的合作;

- 有一個負責執行該組織法律協議的秘書機構, 以及相關的其他機構組織, 例如仲裁機制等。這些秘書機構、仲裁機制一般都是常設的, 有固定的行政人員和主管官員, 當然, 理論上這些人員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的官方人員, 而是屬於這個全球性或者區域跨國組織的官員。他們負責維持這個組織的運作, 執行和監督執行這個組織各個成員國所通過的決議, 根據組織的法律協議、章程和歷次會員國通過的決議等規定, 去調解或者仲裁會員國之間就着這些法律協議、章程和決議的不同理解所產生的矛盾衝突。

一言蔽之, 統一的組織, 統一的法律協議章程, 統一的組織行政機構。哪個國家要申請加入, 就必須先符合統一的法律協議章程所規定的一些基本要求, 也就是通常說的「門檻」, 例如WTO對申請加入者在減低關稅方面有非常高的承諾要求, 又如TPP對申請加入者的環保生產標準、貨物原產地標準等有很高的要求。成功申請加入之後, 會員國如果被發現有違這

些法律協議章程, 就必須接受該全球或者區域組織的仲裁機構的調查和仲裁決定, 等於變相割讓一部分國家主權, 接受國際的調查和仲裁決定。

但是我們反過來看看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 就不是這樣的。中國官方的表述非常精巧:

將充分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邊邊機制, 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台, 「一帶一路」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 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 積極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 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這裏不妨細拆開來:

- 依靠和借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台; 也就是說, 不是建立全新的、統一的如WTO、TPP那樣的全球或者區域合作組織, 而是利用已經存在的平台! 例如中國與中亞細亞各國, 已經存在上海合作組織等機制; 與東南亞各國, 也存在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合作機制等等。「一帶一路」不是建立全新統一的平台, 而是把既有的平台進一步優化利用好, 而且不同平台之間的合作重點可以有所不同, 沒有必要像上述WTO、TPP那樣在統一法律協議章程框架內一統天下, 而且這種彈性的安排也讓參與各國可以比較寬鬆地面對與中國的合作。

- 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 這裏是解釋為什麼叫「一帶一路」, 其實就是借用歷史名詞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 為整個合作增添一點歷史浪漫色彩。

- 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 積極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 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這個不是口號, 而是實實在在點出了倡議「一帶一路」的目的和實施原則。目的就是共贏 (三個共同體的提法), 原則就是互信、融合、包容, 從相反角度來理解, 就是不要搞相互權讓、排斥和歧視。一言蔽之, 「一帶一路」就是一種有別於一般全球、區域跨國的合作方式, 不強調劃一的安排, 保持因地制宜的彈性, 沒有統一的秘書行政機構, 不會讓參與國家有整個合作被少數大國幕後操縱的感覺。筆者認為, 這才是「一帶一路」最有趣之處!

將軍澳青島中學校長 鄧飛

「伊斯特林弔詭」

一個國際研究比較不同民族的快樂程度, 發現: 個人是否快樂, 與基因有關, 即是說, 有些人天生較輕易快樂, 亦有些人天生較難快樂; 同樣, 有些民族比其他民族較容易開心快樂。這和貧富關係不大。墨西哥不算富裕國家, 但比起一些富裕國家和地區的人, 墨西哥人更快樂, 因為他們天生有較輕易快樂的基因。那有些人會不快樂, 是否因

心境決定喜樂



書架

本地歷史學界對香港歷史的研究頗為不足, 開風氣之先者有英國學者Endacott教授及本地學者羅香林教授, 後者的門生今天仍活躍於學界者, 是珠海書院的蕭國健教授。蕭教授是羅教授的晚年門生, 在珠海開枝散葉, 令研究香港史之風得以傳承, 惜仍未令香港史成爲一門「顯學」。幸而近年鄭宏泰、黃紹倫兩位「史家」致力研究香港歷史, 寫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結集成書, 壯大了本地史的「氣勢」。他們合著的《山光道上的足跡——東蓮覺苑八十年》(香港: 三聯書店, 2016年), 又是一部可讀性甚高的香港史書籍。書中首章, 講述了東蓮覺苑創辦張靜蓉的苦難人生, 最終全賴佛教信仰, 改變心境, 克服重重的困境, 重得喜樂。

張靜蓉天資聰慧, 對物質生活要求不高, 但對生命則極爲重視, 親人的生、老、病、死, 尤其讓她牽腸掛肚。青年時期, 父親突然染病去世, 她感受到至親永別之痛。嫁作人婦後, 誕下兒女, 以爲可以過着安逸的美滿生活, 但遭逢幼子早夭的打擊, 她顯然對生命短促感觸良多。母親的突然去世, 則讓她感到內疚與虧欠。

至於丈夫、長女, 乃至其他兒女, 包括她本人曾多次染病, 與死神擦身而過, 嘗到生命中的多種苦痛及無奈。丈夫及長女頑疾的化險爲夷, 讓她察覺並體會到惟有佛祖教義, 才能令她獲得心靈上的平安和喜樂, 這種種遭遇令其信仰之心日趨「百折不回」。

閱畢全書, 我認識到張靜蓉的一生, 無論物質生活如何富裕, 面對種種苦難, 亦難有喜樂之時。幸而得到信仰上的慰藉, 令她的心境得以重回平安之境、重返喜樂之地。在閱讀她生平的時候, 我們亦在



閱讀香港社會的發展史。如果你是一位真正愛護香港的人, 定要多讀一點鄭宏泰、黃紹倫所出版的「史」書, 他們喜以「人物爲中心」撰史, 確實令人愈讀愈有「癮」。我早已是他倆的超級「粉絲」, 家中集齊了他們所合著的所有書籍, 可謂「讀上了癮」!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

港青夢：中產夢？上樓夢？大學夢？



走近港青

每一代年輕人都有其夢想。三十多年前, 香港是一個剛起飛的社會, 當時不少基層港青只要肯努力, 便可向上流動成爲令人羨慕的中產者。時至今日, 當下香港是一個發展成熟的國際城市,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環境下, 香港是一個M型社會, 大批中產者也正下流中; 在這個一比九九的世界中, 剛畢業港青不管是否有學位, 也不容易爭取到上流的機會, 圖其中產夢。不能成爲中產者是當代大部分港青的現實, 他們還可有夢嗎?

上樓是不少港青的夢。2014年資料, 香

港樓市在10年間升幅達300%, 家庭收入升幅只有73%; 民間智庫智經研究中心於2014年研究報告發現, 港青向上流動空間狹窄, 首要原因是工資追不上樓價升幅, 當年的儲蓄置業首期需時14.4年, 遠超二十年前的8.8年。樓價高企, 公屋輪候人數30萬, 家庭輪候超過五年, 不少窮居港青說到底是不知何時才可上樓呢!

香港高等教育在新世紀雖發展不少, 但持大學教育的港青仍遠低於韓國和台灣, 亦比新加坡和內地不少大城市爲低; 在這個全球一體的知識經濟社會中, 進一步提升港青學歷是維持他們的國際競爭力所必須的。可是, 超過二十萬在職港青仍只持副學士和高級文憑以下的資格, 他們怎可與鄰近地區同輩大學生爭長短呢? 怎可圓這批在職港青的

大學夢? 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應認真思考, 以提供適切的支援。

今天港青較易圓夢的是外遊夢和創業夢。在2014年青年價值觀目標調查, 有82.3%港青希望增加接觸其他國家生活文化。特區政府近年力推工作假期計劃, 單是2015年便有約1.1萬名參加者; 推行至今, 已有七萬名港青利用這計劃跑到香港, 增廣見聞, 圓外遊夢! 另一方面, 根據香港青年協會2014年的調查, 超過六成受訪港青認爲創業較打工好; 爲支持港青創業夢, 2015年施政報告提出成立三億元的青年發展基金。香港青年專業網絡啓動亦於去年底推出措施, 支持10至20個小微創業項目協助港青創業, 相信可令多些港青圓創業夢。

教聯會副主席 胡少偉